



雪莲花

第二届中国（浙江）廉政小说大赛赛组委会 编



NLIC2970744610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雪莲花

——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优秀作品集

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组委会 编



NLIC2970744610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莲花: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优秀作品集 / 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组委会编. —
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80743-741-3

I. ①雪… II. ①第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3471 号

雪莲花

——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优秀作品集

编 者	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组委会
出版发行	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 315040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	卓挺亚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185 千
印 张	14.25
版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43-741-3
定 价	30.00 元

目 录

传 承	阿 成(1)
那沉甸甸的.....	魏永贵(5)
送礼也挨打	金 波(8)
生日礼物	侯发山(11)
春华秋实	纪富强(15)
游 戏	王英芳(19)
清 潭	蔡 楠(23)
羊倌 村官	申 平(27)
兼 职	刘万里(31)
健康饮食	周剑虹(35)
清水娃	刘建超(39)

范公堤	邓洪卫(43)
旅 伴	袁炳发(46)
误 区	孙方友(49)
没有敌人的人	秦德龙(52)
状元路	刘国芳(55)
功勋章	刘会然(58)
阳 台	泮喜雄(61)
爷父子	肖建国(64)
县长下煤井	张以进(67)
村官小陈	李聚娇(70)
将军路	杨列宝(73)
包 围	赵悠燕(76)
药 谏	曾桂玲(79)
三 戒	钱利娜(82)
零分作文	杨贤平(86)
走 访	乔 迁(89)
神 鱼	立 夏(93)
手 疾	潘国新(96)
领导爱讲廉政故事	崔 立(99)

雪莲花	赵 瑛(102)
竹 韵	胡 炎(105)
周局的爱好	金 露(108)
报 数	马 达(111)
真 迹	程宪涛(114)
百家饭	罗文海(117)
父亲的一跪	郑楚楠(120)
迟到的署名	朱树元(123)
寡妇车库	徐汉平(126)
一块橡皮的秘密	朱 元(130)
虎骨酒	徐明卉(134)
领 导	胡 畏(137)
大 楼	有令峻(140)
老蔡的官运	赵淑萍(145)
突发事件	李 沫(148)
出 汗	纪日坚(152)
碎 瓷	王 进(155)
嫁 妆	郑 刚(158)
你如果是县委书记	徐丽金(162)

让我们自己好过	吕佳钰(165)
回 报	徐贤林(167)
打 塘	王樟松(171)
戏眼儿	刘志学(174)
给局长大人的一封信	崔大宝(177)
温水蛙	陆伟红(180)
龙 盘	陈 曦(183)
画 魂	童程东(187)
向一个人的尊严道歉	章 建(191)
监察特使卢太君	孙春平(194)
风雨故人来	韩 英(197)
又闻敲门声	王 佶(200)
离婚记	邢庆杰(203)
猫的奇遇	黄金红(206)
恸哭的钢笔	赵 静(209)
病	叶 繁(211)
谋 杀	张春风(214)

第二届中国(浙江)廉政小小说大奖赛获奖名单

.....	(217)
后记	(220)

传 承

■ 阿 成

女儿大学毕业，找工作成了问题。更大的问题在于我是一个作家。我国许多不知情的老百姓认为：作家，个个手眼通天，能耐大焉，况且他们无论出现在电视上还是其他传媒上，谦虚的不多。然而，女儿大学一毕业，我就本能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，且十分怀念国家负责大学生工作分配的年月。

有道是，不是在沉默中“挺过去”，就是在沉默中爆发。家里的女人终于爆发了，说：“你成天在家待着干啥？出去给丫头找工作呀。”我故作强硬地说：“我上哪给她找工作去？”女儿在一旁不咸不淡地说：“除了电视台我哪也不去。”我说：“老妖婆子，听见没有，你们娘儿俩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！”女人说：“赶快出去找辙呀，你不是说领导对文学事业重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处找去。”女人说：“没处找，你也别在家干待着，上大街上去！”

当一个文人苦闷的时候，真得到大街上去走走。我喜欢到松花江边走走。我边走边挖空心思地想：我究竟都认识谁呢？平时感觉到朋友不少哇，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找不到能办事的人了？唉，看起来呀，在江边散步的

人不都是悠闲的人哪。恰好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我身边踱过,让我突然想起市委宣传部的王部长。这个人严肃是严肃,但是似乎能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某种温暖来。再说,女儿要上电视台,那就得找管文化的官儿呀。在市里举办的鲁迅文学奖的庆功会上,部长倒是跟我握过手,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还能认得我。再者说,我也不知道部长的家住在哪里,电话号码等也一概不知。不过,我倒是恍惚地记得,在江边散步的时候曾远远地见过他(我却躲了,丢人哪)。那么,他是不是也在江边附近住啊?于是,我想到了另一个由官员改行当作家的朋友,他应当知道。我立刻给他打了个电话,他正喝着呢,背景音很亢奋,估计他喝高了,不过,这却是一个让人说实话的最佳时机。他终于听明白了我的意图,说:“部、部、部长就住在我家楼、楼、楼上。”我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是啊,此醉翁也曾是局级干部,他就住在江边,离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不过一千米。

我很快找到了这幢楼,是一座相当不错的楼。毛泽东同志说得对啊,当官的骑马,当兵的走路,绝对的平均主义是错误的。可我并不知道部长住在楼上的哪个门,就随便摁了那一层的1号,很快从对讲机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:“你找谁?”我谦卑地说:“我找王部长。”“你是谁?”“我是市作协的作家(呸、呸,脸真大),我叫阿成。”这时候,就听见女人在问屋里的人:“阿成?阿成是谁呀?”然后,就听女人说:“上来吧。”随后,安全门“啪”的一声开了。我走到那个楼层,没想到部长已经在那儿半开着房门迎接我了。

一进屋,我看见桌子上摆了有七八个菜,正准备吃饭哪。部长是什么人啊,有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啊,立刻解释说,从乡下来了几个亲戚。我连忙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,打扰了,我待两分钟就走。”部长示意我坐在沙发上,然后和气地问我:“有事啊?”我说:“我让我老婆和女儿给撵出来了。”部长说:“打仗了?”我说:“不是。这不是女儿大学毕业了嘛……”

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之后,我说:“部长,您别为难,不行,我回去告诉

她们一声,也算完成任务了,您千万别为难。”

部长略微地思考了片刻。在他思考的时候,我已经绝望了,心想:普天之下,没有像我这么求人办事儿的,一般求人办事,最次也得拿两把水萝卜呀,我可倒好,挖捧着两手进来了。

部长说:“作家的事可以照顾。”

这时,已经有人往餐桌上放筷子了。我腾的一下站起来说:“部长,谢谢您,我马上就走。”部长立刻拽住我:“坐一会儿,坐一会儿,别着急,唠唠文学。”我只好再虚虚地坐下。我已经记不清部长和我聊了什么,其中好像说到贾平凹的《废都》,阿成的《赵一曼女士》。我说:“都不错,都不错。”部长说:“《赵一曼女士》不是你写的吗?”我说:“啊?可不咋的!”紧张得我都忘了。“部长,那我走了。”部长说:“我看你也唠不下去了,这么的——”说着,部长从餐桌上拿了酒杯,倒了满满一杯白酒,说:“你把这个喝了再走。”我一看,那一杯酒至少有二两,我可是二钱的量啊。没说的,接过酒杯我一饮而尽。我说:“部长,我必须马上就走,不然,一会儿就不行了。我一丁点酒量也没有……”

我跌跌撞撞地走在松花江边,那高兴的心情连人之初恋也比不了。回到家中,跟女儿和女人如此这般地描述了一遍。女人说:“怎么样,去找人对了吧?人家是部长,还能上咱家问哪,你女儿大学毕业了没有哇?我给她安排个工作好不好?是不是?”

当然,幸福和激动过后人还得冷静下来,总不能白了人家吧,送什么好呢?直接送银子,担心再送砸喽,但是,啥也不送可绝对不行。最后,想了一个稳妥的办法,昨天我在松花江边走的时候,看见有卖野生鱼的,不如先送几条过去探探路,如果人家收了,下一把,咱们再真金白银地呈上去。

翌日清晨,我到江边从打鱼船上直接买了2尾各5斤多重的野生鱼,兴冲冲地奔往部长家。路上我还想好了词儿,见了部长就说:“我偶然看到的,顺便买了四条,你两条,我两条。”到了部长家,部长一看我提着鱼,

“扑哧”一声乐了,把我拽到厨房,指着洗衣盆里那一大盆鱼说:“我妹妹在乡下开了养鱼池,昨天刚给我送来的,行了,反正我也吃不了,我再给你抓2条,你一块儿拿回去吧。”

提着四条鱼回到家,如此这般地给女人一学,一家人自然有种种的猜测。这里先按下不表。我又打电话,通过电视台的一个“内线”朋友,让他给我留点心,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,立刻打电话告诉我。内线吃惊地说:“你力度挺大呀,找到部长了。”

没想到,第二天内线就打来电话说:“阿成老师,你这事儿有点悬。据我所知,省、市常委级写条子介绍的就有二十多个,而电视台这次只招五个。”放下电话,女人又和我闹了起来,说:“我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嘛,你不但没给人家送上去,还从人家那儿拐2条回来。这是给你办事的态度吗?这意思就是告诉你,不给你办了。”我立刻蔫了,想到了《伊索寓言》中关于舌头的故事——行啦,再去一趟吧。

敲开了部长的门,我坚持不进去,站在门口哀着脸说:“部长,我听说上电视台的人,光省、市常委级写条子的就有二十多个。”

部长说:“放心吧,回去吧。”

不久,我女儿成功地进了电视台工作,至今已有十年矣,干得不错。而那个宣传部部长也于五年前退休了。给我办了这么大的一件事,人家没喝我一口酒,没抽我一口烟,其情何堪哪!每当我出了新书的时候,秀才人情半张纸,都要嘱咐女儿给这位清贞简靖的老部长送去,以此聊以自慰。

那沉甸甸的……

■ 魏永贵

新一届换届选举，政绩突出、百姓口碑甚好的镇党委书记赵大明当选为副县长。过几天，他就要到省城党校学习，然后正式走马上任。临出发前两天，他谢绝了一切宴请和应酬，安排好工作后，悄悄回乡下看望母亲。

那几天，母亲却忙得要飞起来，早出晚归连着往山外的县城图书馆跑。

大明说：“妈，你都退休了，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，怎么还没黑没白地跑图书馆？我看你这几天白头发明显多了。”

母亲笑了。母亲在整理带到图书馆的午餐。大明看见寡言的母亲右手大拇指不知什么时候缠上了胶布。大明说，你看你，是不是翻书翻报翻破了指头？你眼睛本来就不好，再说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你也不在家多陪我说话。母亲说，晓美不是今天要回来吗？妈上图书馆正好给你们腾出时间，傻孩子！

晓美是大明的媳妇，在县城上班，说好今天下午回来。

父亲死得早，在老家山里当小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把大明拉扯大了。大明参加了工作，在县城有了房子，几次要接母亲到城里去住，母亲总是笑

着拒绝了。母亲说,我不走,我走了,后山上你父亲谁来陪?那一年山洪暴发,当村长的父亲被山洪卷走了,后来就埋在了后山上。

大明回来的这两天,母亲早晨做好了饭,给儿子留一份午饭,自己带一份,然后去赶镇上的客车,顺着山路,去县城图书馆。母亲每天傍晚抱回来一大摞资料,晚上关在自己的屋子里,哗哗啦啦弄到半夜。

按说明天自己就要走了,母亲怎么也得在家里啊。大明有点琢磨不透。

出门的时候母亲叮嘱道,你中午自己热饭,凑合着吃吧,大县长以后想吃妈做的饭更难了。大明笑着说,妈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。大明又说,妈,你路上小心一些,早点回来,晚上我和晓美还要吃你做的饭呢。

下午,晓美从县城回来了。晓美说,你妈呢?大明说,她到县城图书馆去了。大明又补充说,我妈这两天连着去县里图书馆。晓美说,去图书馆?真有意思,你从城里回来看她,她却撂下你往城里跑,不是老糊涂了吧?大明说,我也觉得奇怪。

傍晚,大明和晓美做好了饭菜。可是,怎么也等不到母亲。昨天这个时间,母亲早回来了。大明就和晓美到村头那条路上等。天完全黑下来了,通往镇上的那条路静静的。大明焦急地一根接一根抽烟。过了许久,远处月光下的路上终于出现一个人影。大明高兴地喊了一声:妈!转眼,又失望了——那个身影不是母亲,走路一斜一斜的。

忽然,远处的那个影子回话了:是大明和晓美吧——

是母亲!大明赶紧跑了上去,接过来一包东西,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母亲。这才发现,母亲满手都是汗。大明说,妈,你的腿?母亲笑着说,没啥,下图书馆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,妈老了,不中用了。母亲哈哈笑了。

回到家,大明和晓美赶紧为母亲烧了一盆热水。大明这才看见,母亲的脚踝肿得老高。吃罢晚饭,大明早早把母亲送到房里,想让她早点休息。等他和晓美睡下的时候,还听见母亲卧室里窸窸窣窣的声音一直响到半

夜。

第二天，县里的车来接。大明和晓美跟母亲告别。母亲歪着身子从卧室里抱出一个东西，看着大明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大明，妈昨天晚上给你缝了一个枕头，你就带着用吧。大明迟疑了一下，说，行，谢谢妈的礼物。

抱着枕头的大明就上了车，跟倚着门框的母亲挥了挥手。

回到县城的家里，晓美说，你妈真有意思，这年月，哪有自己缝枕头的。说着就去布袋里拿枕头。忽然，晓美就“噉”了一声，枕头落在了地上。

大明说，怎么了？晓美愣着眼睛：你自己看。大明捡起了枕头，这才看见，上面有红线缝的四个大大的字：如履薄冰。

晓美一撇嘴：你妈到底是教书的，这时候也不忘记卖弄，什么意思嘛！

大明掂了掂枕头，皱起了眉，一边去解枕头外套一侧的布纽扣。枕头的内芯露出来了。除了两面的那层棉絮，夹在中间的，是厚厚的一摞钉在一起的复印资料。大明疑惑地把资料取了出来，随手翻阅，愣了。

无疑，这是母亲去图书馆翻阅报纸、书籍，然后一篇篇挑出来复印的。

一行行醒目的标题直入眼底——“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”“贪欲把他送上不归路”“迟来的临终告白”……

你妈真是老糊涂了！看什么看，还不一把火烧了！

晓美边说边过去抓那摞复印资料。

正在发愣的大明被惊醒了，突然大吼了一声：放下！

大明平时是很少发火的。晓美就停了手，低声说：有这样当妈的吗？儿子要上任了，却给儿子送这样不吉利的枕头，这枕芯竟然——

大明摩挲着那一摞沉甸甸的资料，小心装进枕套里，抬头看着窗外遥远的那座山，许久才说：这是枕头吗？

送礼也挨打

■ 金 波

趁着夜色，唐老七将提包抱在怀里，溜出了家门。

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，正朝他挤眉弄眼呢，他便报以幽默一笑，小声说：“你们别笑话我，这一招儿可就是灵呢。”

他自忖道：我唐老七给村支书送了三回礼，哪一回不是立竿见影？第一回为了批地基，第二回为了儿子招工，第三回为了偷伐村林场的杉树，请支书大人高抬贵手别罚款，无不是礼到路通。不送礼那结果就是不一样！不信你试试。不怕你笑话，我唐老七还是一位阴阳先生，看风水、卜卦算命，样样有一套。最近听说乡政府要处理我搞迷信骗人钱财、耽误生产的问题，我知道后吓得一激灵，但马上就想起了村支书。这支书一手能遮天，打通他的关节保证他能“上天言好事、下地保平安”，那上面的处理结果就一定是：上不追究，下不为例！嘿嘿，为例不为例，还不在于我唐老七？

他信心十足地溜到支书的家门口，左右看了看，没人发现。好呢，正好进门。可是一抬头，门前一左一右正站着两位“门神”，个个叉腰瞪眼逼视他。咦，咋回事？刚把提包往身后挪，却发现是支书的两位公子，这才噓了

一口气。

“干啥的？”

“我……送东西的。”唐老七连忙把皮包递过去。

两个门神打开皮包一检查，尽是好烟好酒，就收好提包，说：“东西我们收下，你快走吧。”将唐老七一个劲儿往门外推。

“不，我要进屋，我要见你们的爹，我不是白送的。”

“去去去，我家有客人。”

“我就合该不是客人？”

“啪！”一个巴掌扇在他的脸上。

“咦，你咋打人？！”唐老七喊。

突然，后屋大厅里传出支书的声音：“老大老二，外面因何吵吵嚷嚷？”

“爹，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偷。”

“不、不是小偷！”唐老七喊道，“我是来瞧瞧支书的。”

又一个巴掌扇来，二位公子吼道：“啥？你想敲掉支书？爹啊，”公子们朝屋内喊，“有人想谋害你！”

支书在屋内喟叹道：“我当支书公正无私，得罪了不少人。这不，就有人暗中来谋害我！”

唐老七大声叫屈：“我不是来谋害支书的，是来给支书送、送礼的。”

“啥？你给我爹送纸的？”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，紧跟着一连串巴掌左右开弓打来，打得唐老七口鼻流血，嗷嗷乱叫。

“爹，这人来给你送烧纸，咒你早死呢。”

支书又在屋内叹息道：“我当支书如此得罪小人，又有谋害的，又有咒我早死的，还有人诬告我行贿受贿的。唉，我这个支书，当得划不来呀。”

“爹，咋处理？”

“把他送回家去吧，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”

唐老七被二位公子一左一右架到大路上，然后被一只脚踢倒在地。他爬起来，失魂落魄地跑回家，吓得一病不起。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咋回事，太反常了！难道是自己的末日到了？他流着眼泪说：“我不服呀，我死也不服呀！”

没想到第二天村支书亲自来探视。支书说：“你唐先生真不长眼啊！昨天晚上乡纪委的人正在我家调查我行贿受贿的事，你他妈的这时去，不明明是想授人以柄吗？”

唐老七“哦”了一声，吓得心惊肉跳。

“你不是会算卦吗？咋不卜个好日子？”

唐老七道：“我老算不准，就……”就翻开卦书，查验昨日，原来上面写着：忌送礼！唐老七惊叫道：“我查了一辈子卦书，只有昨天最准！”